

新刊趙田丁凡袁生先編纂古 唐史大方綱鑑補卷之二十三

○唐紀

肅宗皇帝

名亨立宗大子因祿山亂乃即位靈武其後克復

之元子收兵靈武反施而東不失舊物可謂賢矣然不思經遠之謀專為姑息之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則其他可

知矣

細丁酉至德三載正月上皇以李麟同平章事命崔圓赴彭原

細安慶緒殺祿山○細祿山自起兵以來日漸昏至是不復睹物

性益躁暴嚴莊與慶緒謀夜遣關聖李猪兒執刀直入帳中斫祿

山腹腸流血數斗遂死慶緒尋即位按史畧祿山欲以嬖妾子慶緒使人弑

之而自立

游默齋曰

祿山以臣而叛其君慶緒即以子而叛其父天道好還豈不昭昭然可為萬世之戒哉

安慶緒殺祿山

一八諸殺
建寧王

綱殺建寧王倓○曰李輔國外恭謹而內狡險見張良姊有寵陰

附之建寧王倓數於上前詆許二人罪惡二人譖之曰倓恨不得

為元帥謀害廣平王上怒賜倓死於是廣平王倓內懼謀去輔國

及良姊泌曰王不見建寧禍乎但盡人子之孝良姊婦人委曲

順之亦何能為

肅宗克取
舊物

胡致堂曰肅宗為太子於林甫二十年其慣排危困多矣親

寇猶存已襲危已之迹其所以克取舊物者得非天

光弼軍
嚴整

綱史思明等寇太原李光弼擊破之○光弼軍台嚴整雖寇所不至

綱賊將尹子奇唐書作琦寇睢陽張巡入睢陽與許遠拒却之○曰

張巡許遠
合兵

時安慶緒使子奇安睢陽許遠告急於張巡巡入睢陽與遠兵合

賊悉眾逼城巡督士晝夜戰凡十六日擒賊將殺士卒眾氣

張巡智勇
兼濟
遠宗巡戰

自信遠謂巡曰遠懦不習兵公智勇兼濟遠請為公守請公為遠戰自是之後遠但調軍糧脩戰具居中應接而已戰鬪筆書一出於巡賊遂夜遁

二月帝至鳳翔○曰旬日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

庸調亦至長安人聞車駕至從賊中自拔而來者日夜不絕李泌

李泌請如
前策

請如前策遣安西西城之眾並塞東北取范陽上曰朕切於晨昏

之戀不能待此決矣

胡致堂曰

逆施之不可言仁肅宗有從李輔國大孝之言舍上

皇而西行矣今大計不就復念晨昏事棄遠猷而不用則欲速

見小利之過也然此非獨李泌言之顏杲卿郭子儀李光弼

事有大小
緩急之序
欲速見小
利之過
四人所見
不約而同
肅宗不用
三人之謀

安慶緒使史思明守范陽○先是安祿山得兩京珍貨悉輸

范陽思明擁彊兵據冀益驕橫驕縱而寢不用慶緒之命慶緒

不能制

書法賊偽署官多矣不書書守范陽何恨必策

遺中使祭張九齡

綱上皇遣中使祭始興文獻公張九齡上皇思九齡先見

九齡先見

中祿山討奚契丹敗績九齡曰祿山狼子野心且有逆相宜即事誅之立宗不聽為之流涕遣中使至曲

江祭之曲江縣今韶州屬廣東九齡厚恤其家

書法書惜之也曷為惜之惜其晚也故樊豐敗而後祠楊震

西君皆事後之思

而後祭九齡皆事後之思也

胡氏曰李觀有言使管仲不死雖內嬖六人庸何傷君子非之

皇見之矣明皇忽九齡之言反身履危亡而後思之亦奚及哉

正使向也用九齡之言禍亂不自范陽可耳太真在宮林甫在朝九齡必見逐殺一祿山亦無救播遷之禍是故太平之君惟無欲然後能持盈守成也

忠臣智士

為國遠慮

天欲顯忠

賢之先見

之宗思其

一不患其

二

玄宗未為

盡知九齡

念諸君以

此痛心

劉蕡為矢

尹遂昌曰

無甬東之禍則子胥之諫不驗無淝水之敗則王猛

奔蜀之餘忠臣智士為國遠慮而人主常患於忽其言而不用

至於禍敗已形則回思曩日之言如者能明鑑毫髮不爽然已

無及矣豈天固欲以此顯忠實之先見耶九齡之卒已十有八

年矣向來之言無一不驗然玄宗徒能思其爭祿山之事不思

九齡於林甫之相爭之尤力故凡天寶之亂雖起於祿山其實

皆林甫醞釀以成之耳思其一而不思其二玄宗猶未為盡知

九齡

者也

綱目子奇復寇睢陽張巡擊走之○目子奇復引兵攻睢陽張巡

謂將士曰吾受國恩有守正死耳但念諸君捐軀力戰而賞不酬

勲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勵請奮○綱目巡乃椎牛饗士盡軍出戰

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識乃刺蒿

為矢刻以冉反銳利中者皆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

霽射之喪其左目幾獲之子奇乃收軍取還

空名告身

綱四月以郭子儀為司空天下兵馬副元帥與賊戰于清渠敗績清渠堡名在陝西鞏昌縣城東○鑑是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

出征皆給空名告身

空者不具寫名姓其臨事自注名也

聽臨事注名及清渠之

敗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

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名器之濫至是而極焉

范華陽曰

官爵者人君所以馭天下不可以虛名而輕用也君以為貴而加於君子則人貴之矣君以為賤而加於

小人則人賤之矣肅宗欲以苟簡成功而濫假名器輕於登土此亂政之極也唐室不覲不亦宜哉

房瑄能以張鎰同平章事

○瑄性高簡時國家多難而瑄不

以職事為意日與劉秩李棣高談釋老或聽門客董庭蘭鼓琴御

史劾之罷為太子少師以鎰同平章事上常使僧數百人為道場

於內鋪諫曰帝王當脩德以弭亂未聞飯僧可致太平也上然之

帝王當修德以弭亂

人君所以馭天下不可虛名而輕用

官爵不可輕用

房瑄聽門客鼓琴

南夏賴具
以得全

綱山南東道節度使魯炆奔襄陽時賊欲南侵江漢賴具扼其術要南夏得全

綱貶郭子儀為左僕射

發明子儀敗績必自請朝請貶亦可謂賢矣

綱七月尹子奇復寇睢陽○曰睢陽為賊所圍城中食盡日戲張

進明不救
張巡

巡乃令南霽雲犯圍而出告急於臨淮時賀蘭進明在臨淮擁兵不救進明愛霽

霽雲雖食
不下咽

雲勇壯具食延之霽雲泣曰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

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彊兵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

霽雲指
不信

所為乎按唐書霽雲見進明進明日睢陽存亡已決出兵何益霽雲曰城或未下請以死謝大夫因嚙落一指

以示進明曰霽雲既不能達主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歸報座

中皆為泣下初房琯為相惡進明以為河南節度使而以許叔冀

為之都知兵馬使俱兼御史大夫叔冀遂不受其節制故進明不

進明可謂
不思
房韋制馭
進明何如

敢分兵非惟疾巡遠功名亦懼為叔冀所襲

胡致堂曰

進明亦可謂不思矣巡遠厄迫我能救之功名獨不

遲疑巽懷忠義不立豈不辱乎房瑄若知進明不可用則明言
於上而廢退之以為才則不當用私惡而委之兵柄操此心以
馭人羣難乎功業之遂矣

袁了凡曰

房瑄為相怨河南帥賀蘭進明則用進明所忌之許

襲而不敢救李逢吉為相忌中丞李紳則用紳所輕之韓愈為
京兆尹出補臺參以激怒之故紳愈交忤而並去其宮宰相進
退人才不後狗天下之公而以已私怒曲折其問斯豈忘身為
國忠於人之本朝者闕兩虎於莽岡頃已於平地蹄足而徐觀
之勝受其成不勝亦辭其敗若二相者其側險可罪已

綱蔡希德寇上黨執節度使柱千里○曰賊屢攻上黨常為千里

所敗蔡希德復引兵圍之千里帥百騎開門突出欲擒之會救至

退還橋壞墜車中為希德所擒仰謂從騎曰吾不幸至此天也歸

守去帥不可失城

詔諸將善為守備寧失帥不可失城希德攻城竟不克送千里於

洛陽囚之

綱九月廣平王俶

反

郭子儀收復西京○時上勞饗諸將遣

東之洛西在此行

攻長安謂郭子儀曰事之濟否在此行也對曰此行不捷臣必死

之面紇懷仁可汗遣其子葉護等

回紇名號太子將精兵四千餘

入來至鳳翔

府屬陝西

廣平王俶見葉護約為兄弟因率郭子儀

李嗣業僕固懷恩等與賊戰于長安城西自午至酉斬首六萬級

賊遂大潰明日賊將吳守忠皆已遁矣大軍入西京

長安

初上欲速

得京師與同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女子歸同紇

至是葉護欲如約廣平王俶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

願至東京乃如約

存掠則東京之人皆為賊固守不可復取矣願至東京乃如約葉

廣平王貞
華夷之主

留長安鎮撫三
日引大軍東出

遣使請上
皇還京師

上謂李泌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

當還東宮復脩人子之職泌曰上皇不來矣上驚問故泌曰理勢

李泌請更
為替舊儀

自然上曰為之奈何泌曰今請更為羣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

武勸進今日成功聖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師就孝養之意則可

矣上即使泌草表立命申使奉以入御因就泌飲酒同榻而寢泌

因請去上曰朕與先生久同憂慮今方同樂奈何遽去泌曰臣有

李泌五不
留

五不可留願陛下聽臣去免臣於死上曰何謂也對曰臣遇陛下

護駕躍下馬答拜曰當為殿下徑往東京即與僕固懷恩引回紇
西域之兵自城南過營於澧水之東軍民胡虜見倣拜者皆泣曰

倣整衆人城百姓老
幼夾道歡呼悲泣倣

室之冤

先生言是

李泌誦黃
裳辭

太皇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亦太奇此其所以不可
留也上曰且眠矣翌日議之對曰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也陛下
鄉日待臣如此臣於事猶有不敢言者況天下旣安臣敢言乎上
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卿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乃建寧耳上曰建
寧爲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除之
卿不知邪對曰若有此心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冤輒流
涕嗚咽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爲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
當深憾臣而以臣爲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上乃泣
下曰先生言是也然旣往不召朕不欲聞之泌曰臣非旣往乃
欲陛下慎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固稱制惡
其聰明酖殺之立次子賢賢內憂懼作葛藟瓜瓞冀以感悟天后

慎無再摘

天后不聽賢亦廢死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
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為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無
再摘上愕然曰安有是哉朕嘗書紳對曰陛下當識之於心何必
形於外也是時廣平王有大功其姊忌而譖之故泌言及之泌復
固請歸山上曰俟將發此議之其後成都使還言上皇初得上表
彷徨不能食欲不歸及至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樂下詔定行曰
上召李泌告之曰皆卿力也

胡致堂曰

鄭侯不事肅宗豈但以交友之分難於君臣哉正坐

山林藁君或思其故而一悟也奈何泌反覆數百言而肅宗終
不喻耶於是固請而必去矣為國有九經以勸賢敬臣為重勸
賢有四事以去讒遠色為首張后寵於內輔國寵於外則賢者
必不自保店室之卑亦可知矣嗚呼鄭侯亦可謂得出處進退

之義者也

紹侯不事

肅宗

鄭侯有四

事

鄭侯得出

處進退之

義

高啓曰

唐太宗賢也而承乾不能全其生玄宗明也而子英不

以不動者果誰之功哉一李泌而已耳當是時倭有功也而李
輔國嫉之誦無過也而張延賞構之二子蓋岌岌矣頃必居其
間左右彌縫上下權悅累數千言皆出於至誠剴切悽惋則恒
有足以感人者故危疑之跡廓然而雲消渙然而水釋既悔且
悟而不覺其泣下也迺知天性之良有終非小人之所能掩者
特患無君子以發之耳苟皆得泌則天下豈有相弑殺之禍哉

綱冬十月尹子奇陷睢陽張巡許遠死之○鑑時子奇久圍睢陽

睢陽江淮保障

城中食盡議棄城東走巡遠謀以爲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

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不如堅守以待之始與士卒同食茶

紙茶與紙也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既盡巡出愛妾殺以食

音士遠亦殺其奴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人知必死莫有叛者賊

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無

以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厲烈也城遂陷巡遠俱被執并南

張巡守睢陽

張巡許遠死節

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斬之巡死年四十九生致許遠於洛陽巡初
守睢陽時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巡一見問姓名其後無
不識者前後大小戰凡四百餘殺賊卒十二萬人巡行兵不依古
法教戰陳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人或問其故巡曰今與胡虜戰
雲合烏散變態不常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機應猝在於呼吸之
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
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爲戰不亦可乎每
戰巡立於戰所爲士卒倡又推誠待人無所疑隱臨敵應變出奇
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衆共甘苦寒暑故下爭致死力河南節度
使張鎰聞睢陽圍急倍道亟進比鎰至睢陽城已陷三日矣參者
按唐書想義傳子奇執巡服其節將釋之或曰彼守義者烏肯爲
爲我屈且得衆心不可留乃以刃脅降巡不屈又降春雲未應巡

可曰南八男兒死爾不可為不義霽雲笑曰欲將有為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亦不肯降巡遠霽雲睚陽至今祠享號雙忠廟

巡遠不可
以去后觀

夫
問張巡語

遠節義何
如

天以完節
附二人

綱目破手
載之惑

齊平王
儀收復東

發明 固不可以先後而異其觀也

贊曰 張巡許遠可謂烈丈夫矣以疲卒數萬嬰孤墉抗方張不

戰難力盡乃死而唐得全江淮財用以濟中興引利償害以百

易萬可矣巡先死不為遠遠後死不為屈巡死三日而救至十

日而賊亡天以完節附二人卑名無窮不待留生而後顯也

劉廬陵曰 巡遠之死異時異地此其並書之何解惑也遠之死

異議矣李翔傳巡事復不及遠焉綱目等而書之所以破千載之惑也

廣平王 儀等與賊遇於新店賊依山而陳子儀等初與之戰不

利回 紇其背於黃埃中發十餘矢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潰官

軍與回紇夾擊之賊大敗慶緒帥其黨走河北殺所獲唐將哥舒

翰程千里等二十餘人而去許遠死於偃

回紇縱兵大掠意猶未厭俶患之父老請率羅錦萬匹以賂回紇

回紇乃止

發明觀收二京回紇之力為多然綱目止書廣平王及子儀而不書回紇者一則尊中國二則抑夷狄三則不與回紇之

有其功四則戒後世不得與異類共事也

范華陽曰肅宗欲復唐室苟求天下之賢而與之共天下之功

肅宗不為寇謀

至使諸胡擾掠與賊無異其失民也不亦甚乎

袁了凡曰以小人驅小人必禍國何進呼董卓誅常侍崔能召

李泌歸衡

丹擊安祿山宋和女真滅契丹是也柄國者可為永鑒已

山勅郡縣為築室於山中給三品料